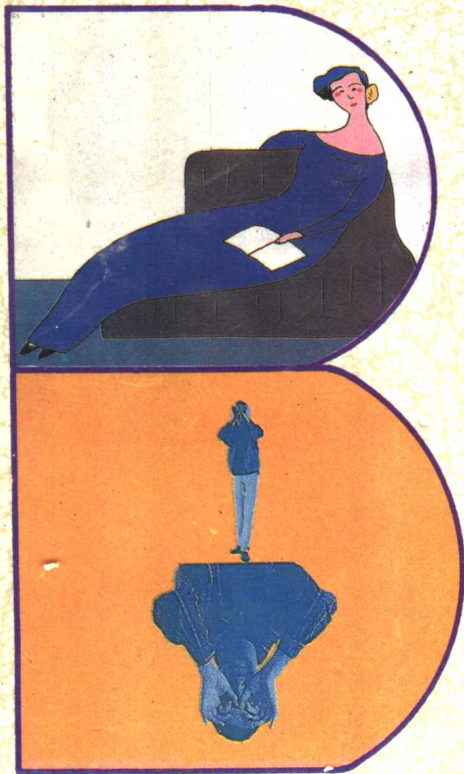


· 上 卷 ·

中	國	當	代
小	說	珍	本

李國文 主編 (1949—1992)



中国当代小说珍本

王蒙



(1949—1992)

上 卷

李国文	主编
李敬泽	编选

(陕)新登字 001 号

中国当代小说珍本

(1949—1992)

上下卷

李国文 主编

李敬泽 编选

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(西安北大街 131 号)

陕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国营五二三厂印刷

850×1168毫米 32开本 53印张 10插页 1100千字

1993年12月第1版 1995年3月第2次印刷

印数: 4001—7000

ISBN 7—224—03100—3/I·742

定价: 43.00 元

出版说明

中国当代小说的成就举世瞩目。一个人的生命有限，他只能从浩如烟海的众家小说里取其一瓢。

为了使广大读者能用最节约的时间，集中读到当代最精华的作品，我们约请当代著名作家李国文先生主编了这套《中国当代小说珍本》。

李国文先生著作甚丰。1980年，他的短篇小说《月食》获当年全国优秀小说奖。1982年，其长篇小说《冬天里的春天》获首届茅盾文学奖。累计印数达60余万册。1984年，他的另一部长篇小说《花园街五号》，以正面反映生活，几与时代同步而受到读者欢迎，成为当年的畅销书。累计印数达到30余万册。1985年，他的系列小说《危楼记事》问世。书中的首篇《危楼记事》，使他第二次获得全国优秀小说奖。他的作品，曾被译成德、英、法、朝鲜文在国外出版。

李国文先生曾经担任《小说选刊》的主编。这是一份在国内外有影响的研究中国当代小说进展，并为全国优秀小说评奖提供初选作品的刊物。李国文先生杰出的文学修养以及他所负

责任的位置的重要，使他能够站在比较高的角度，审视中国当代小说的成就。因之，由他主编（李敬泽编选）的这个本子自然也就不同凡响。

这个本子入选的95篇作品分为三大部分。一部分是文革以前的；一部分是港台作家及外籍华人的；一部分是新时期以来的。每部分的排列均以作者的姓氏笔画为序。这是因为，这个本子强调的是作品在现在的人眼中的位置，而非作品的编年史价值。

还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，这个选本的成功，得助于柳萌先生。没有他的坦诚和认真的帮助，开初的一些设想就不能够实现。

编 者

1993年5月

序

李国文

想编这部从一九四九年开始直到这一两年的短篇小说精品选，是一直藏在心头的宿愿。

编选，是中国文学出版业中一项历史久远的传统。最古老的《诗经》、《昭明文选》，在文学史上的地位，是无须赘言的了。晚近的《唐诗三百首》、《古文观止》等等普及读物，所产生的影响，对中国读书识字的人来讲，也是不可低估的。这些选家，以各自的眼力和欣赏品味，从浩瀚的卷帙中，芟繁剪芜，萃取出一本本可为别人省却许多时力的书来，也许还存在着遗珠之憾和不足之处，但这种寻章摘句的工作是很有意义的。因为我是写小说的人，尤对于短篇小说，怀有特别的偏爱。但这多年来，众家小说，浩如烟海，珠玑佳作，被更多的平庸篇章所掩埋，查找阅读，十分困难，于是觉得编这样一部纯艺术品的短篇小说精品集，实在是很有必要的。

我在八十年代中，接手国内一份主要的以选登小说为目的的刊物，也开始了我的选家生涯。虽然深知选小说比写小说，要难得多，但这是一件有意义的工作。当时，我设想这份《小说

选刊》，除了应该把更多的新面孔介绍给广大读者，推上文坛外，还希望所选载的篇目，更接近于真正意义的小说。也说是说，它给人的是美学享受，而不是其它，这也是此刻编选这部精品佳作汇集的唯一宗旨。

让文学回到文学的位置上去，这是理所当然的事。我一直认为，小说就是小说，既不是教科书，也不是报纸，更不应该是广告和宣传品。人们读小说，本着眼于消遣，如同品茶，端一盞色香味俱佳的雨前龙井，追求的是一种精神上的娱悦和感官享受。第一，并不指望茶水充饥，第二，解渴也只是次要又次要的目的。如果谁捧一篇小说在手里，产生在课堂领受教诲，或荷枪实弹在同什么人进行你死我活斗争的感觉，他会把它撇在一边的。

因此，小说的小，注定了它存在的地位。老祖宗都说了：“小说家者流，盖出于稗官，街谈巷语，道听途说者之所造者也。”列于九教十家之末，根本上不了台盘，他们不像现代中国人这样功利，把小说看得如此严重，和如此当回事。

好像西方的小说家，从不曾被重视到一言兴邦，一言丧邦这样隆重的程度，所以，他们的命运，也不像中国同行这样忽而碧落，忽而黄泉地跌宕。我看他们，写起小说来，或者考虑到读者，或者连读者也不考虑，至于其它长长短短，上上下下，则更是无需顾及。可我们呢？这多年来，因为大家已经适应了一种政治加文艺的既定模式，包括那些指导文学，创作文学，阅读文学的人，都习惯性地要求文学作品，力不胜任地承揽许多非文学的份外之事，已成了难以改变的痼疾。有的指望小说是济世良方，有的害怕小说为洪水猛兽，有的期待小说如牧师布道，能使人幡然悔悟，也有的索性将小说作为配合政策顺利实

施的工具，直接参与。虽然都冠以动听词句，响亮名目，但如此沉重的小说，也不过是具有一副小说躯壳的其它什么东西罢了。这种小说，对写的人，和读的人，都是不胜痛苦的。而对于办选刊的人来说，也是一种负担。不过等我编选刊时，选择余地已较为宽泛，若是倒退回去几年，恐怕，可选的范围怕是非常狭窄的。

这也就是本书在一段历史时间里，无论怎样披沙拣金，很难挑到尽如人意之作的根本原因，所以，唯有付之阙如了。不过，这种空白的遗憾，在文学史上，也是并不鲜见的。

当然，小说怎样写，是作者的事，我也不反对别人，仍旧沿续自己写惯了的路数写去。但作为读者，还是希望读到艺术上的精品。中国的读者，自然更想读到中国作家的佳作。这部书，若是能达到这样的目标，我将感到不胜荣幸。

严格讲，现在我们读到的这种样式的小说，不完全是国货。推本溯源，某种程度可算是舶来品了，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时那些启蒙者所引进的。在与中国传统的话本、传奇、演义、笔记小说和章回体小说交融在一起以后，以其蓬勃的生命力，和独特的传播优势，发展至今，中国的小说创作是一种始终不衰的文学样式。

正因为 we 读到的小说，是引进的，便不可能隔绝于外部世界那个共同的美学领域，但由于又是本土的，所以也不能摆脱这个特异的人文环境和传统，正是这种从形式到内容的相互渗透，彼此碰撞，才产生现、当代中国小说的特别发达的景象。尤其八十年代以来，海内海外，此岸彼岸，文坛宿匠，茅庐新手，乐此不疲者甚众，苦心经营者也多，更不乏锐志图变，力求创新之辈，借鉴域外小说的进展，推波助澜，新锐一代的实

验尝试，蔚然成风，遂造成小说的近十年超过前三十年的一番景气。本书选材的比例，也足以说明这个无可争辩的事实。

虽然小说创作，汗牛充栋，不计其数，这其中，大部分随着岁月迁移，将会被历史渐渐地湮没无闻。即使产生过轰动效应的作品，也难保不是昙花一现者，过眼烟云者，盛名之下，其实难副者。至于那些纯粹作为政治的陪衬品，因一时之需而走俏者，早已成为明日黄花。文学长河，从来是这样大浪淘沙地运行着的。

唯有真正意义的小说精品，才能经得起时间的磨砺。每读每新，至今仍光彩不减，令人爱不释手。于是，再三斟酌，慎重遴选，将这些佳作，汇集成这部书，奉献给同好者切磋把玩，如果还能满意，那我也就算不负初衷了。

1993年2月18日

目 录

(上 卷)

序	李国文 (1)
长长的流水	刘 真 (1)
山地回忆	孙 犁 (21)
陶渊明写《挽歌》	陈翔鹤 (29)
红 豆	宗 璞 (44)
百合花	茹志鹃 (77)
洼地上的“战役”	路 翎 (88)
孤 绝	马 森 (135)
玩具手枪	王文兴 (147)
性·政治·强暴案	王文华 (172)
没卵头家	王湘琦 (192)
永远的尹雪艳	白先勇 (218)
郝大师传奇	平 路 (233)
炎夏之都	朱天文 (258)
蛇	刘以鬯 (285)
名字南非	西 西 (291)

一生中一周时光	郑宝娟 (298)
将军碑	张大春 (320)
日头雨	李永平 (338)
小 叶	萧 飒 (355)
将军族	陈映真 (368)
解严年代的爱情	李渡予 (383)
晕倒在水池旁边的一个印第安人	吴煦斌 (397)
五凤连心记	林海音 (412)
无声的回廊	林锦昌 (431)
恶地形	林耀德 (446)
月光·枯井·三脚猫	聂华苓 (459)
小说实验	黄 凡 (477)
童女之舞	曹丽娟 (512)
其 后	黄碧云 (535)
进 香	詹明儒 (546)
结 局	颜纯钧 (577)
血罂粟·战争的女人	于 劲 (589)
游 神	马 原 (608)
中国童话 (两篇)	孔捷生 (629)
幸福之人	方 方 (642)
系在皮绳扣上的魂	扎西达娃 (657)
琥珀色的篝火	乌热尔图 (681)
来 劲	王 蒙 (697)
五 月	田中禾 (703)
命若琴弦	史铁生 (739)

五个女子和一根绳子	叶蔚林 (763)
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	冯骥才 (793)
白 牙	刘心武 (805)
走窑汉	刘庆邦 (824)
你不可改变我	刘西鸿 (837)

长长的流水

○刘 真

十三四岁的时候，我是多么不懂事啊。

—

我家住在平原上一个很小的小村庄里，不管眼睛往哪儿看，全都是平展展的土地。我常常想，山是什么样的呢？比白杨树还高吗？站在最高的山顶上，离天还有多么远呢？

1943年春天，党把我送上了太行山，我这才明白，原来山是石头的。山上有古庙，有绿葱葱的树林。山下，有一条长长的小溪，这弯弯曲曲地往下流，流到什么地方去。我觉得，我是在一个甜蜜的梦里。

我们全家人，都从山东跑到冀南来参加了革命工作。真气人，去年敌人几次大“扫荡”，到处都盖起了炮楼，挖了一道道的封锁沟，把我们冀南抗日根据地，割成碎片了。话又说回来，要不是这样，冀南区党委党校，也不会搬到太行山的小村庄里来住，我也就看不见山了。

来到的第二天，组织部的王干事把我叫了去，问我：“这里有整风大队，也有学校，你想整风，还是上学？”

我想了想问：“和我一起来的大同志都干什么？”

王干事说：“当然啰，他们都整风。”

我毫不犹豫地地说：“那我也整风。”大同志干的事都是最有用、最光荣的，我还能落后吗？

没想到，旁边坐着一个女同志，她插嘴说：“你这么小个孩子，整风干什么，上学去吧！”

我盯了她一眼，她脸上有许多黑点点，看那样子，也是刚从平原上来的。我很不满意地顶了她几句：“噢！光许你整风，不许人家整风？我偏要整风，看你把我怎么着！”

王干事笑了：“好好，叫你整风。”他转身对那女同志说：“你看她小哇，她从九岁就到革命队伍里来了，当过宣传员、交通员，被人逮捕过两次。叫她先整整风，提高提高思想也好。”

我很想对那女同志说：“怎么样？这一下把你那嘴堵住了吧？”她却笑眯眯地站起来拉着我的手：“那就走吧！”

我把身子一扭：“你是干什么的呀？”

王干事急忙站起来说：“我还没给你介绍呢。这是李云凤同志，枣南县妇教会主任，现在是整风六队的小组长，就把你分配在她的组里，以后要听她的话。”

我心里想，真倒霉！

来到女同志宿舍，看她那个热闹劲吧。又是跟房东借大盆，又是去担热水，还拿出她的手巾和肥皂，下命令一样对我说：“脱了衣裳，洗！”

嗨！这是干什么呀，热气腾腾一大盆水，又不是宰猪哩。我站着不动，她推了我一下：“先洗头。”

我一当上交通员，为了工作方便，就剃成个光秃了。我觉得挺委屈地说：“人家连一根头发丝儿也没有，洗哪家子的头哇？”

“没有头发，上边也有土。”

“没有土怎么长庄稼呢？”

“我看你又调皮，又不讲卫生。”

“在敌占区，人家整天滚的像个泥蛋蛋，也没人叫我洗这洗那的，就是你那道道多。”

不管三七二十一，她伸手把我的头按进水里，看这一顿洗哟，从头到脚，她差一点剥下我一层皮来。洗完了，她喘着粗气说：“看！比一个小猪强多了。”

我撅起嘴说：“人家那一身土气儿，是从冀南带来的，叫你这一收拾，连一点家乡味儿也没有咧。”

“等你学习好了，再回去嗅你那家乡味吧！”

忽啦，大门外涌进来十多个女同志，梳两条长辫子的，短发的，一个个唱着，大声说笑着。她们不再梳假髻了，也不再装成个农民的小媳妇儿了。一离开敌人的眼睛，看把她们疯的，都想上天呀！她们一看见我，就围上来嚷开了：“我们队又来个女同志？噢！这么小哇？”

“这不是个半大小子吗？头发呢？”

“你也整风？给你提个意见，你哭起来怎么办？”

我说了声：“你，你才爱哭呢！”一下子冲出了包围圈，不叫她们七嘴八舌地评论我。

又一个女同志，倒是还有点农民大嫂子的味道，从门外端着饭进来，笑眯眯地对我说：“咱们是一个组的，我叫玉珍，给你打晚饭来了，你和云风快吃吧。”

我们吃着，她不眨眼地看我，要是我的脸皮儿薄，早叫她看臊了。谁也没有问她，她就说：“我是三分区妇救会的，是背着孩子到太行山来的，现在把孩子放到老乡家去了。”好像她不说说，心里憋得慌。

晚上，十二个人睡在一个大炕上，她们给我挤了个空，左边是玉珍，右边是云风。玉珍在灯下给她的孩子缝夹袄，云风到房东屋里去了。我指着她的空被窝，悄悄问玉珍：“她好吗？”

玉珍作了个老大娘的表情：“咳！好着哩，高中毕业，抗战前就在济南领导学生运动。叫韩复榘抓到牢狱去三次，都是她爹用银元把她买出来的。她爹是个商人，有一次对她说：一个大闺女家，整天在外边胡闹腾，不害羞？家里又不是没你的饭吃，你要是再叫人家抓了去，我有钱也不白白糟蹋了。云风说：你害羞，你就在家吃你的饭吧，我要是再叫人家抓进去，请别再糟蹋你那钱啦。她爹把胡子一撅，兵！摔了个大茶壶。就从那，她跑出来再也没回去。现在是我们县的县委委员了。”

嗨！不简单。

二

我们全队十多个女同志，就数云风年岁大，也数她老资格，人们都喊她大姐大姐的。整风嘛，有的女同志心眼儿小，听到

一点意见，就回到宿舍来偷偷哭。我心里想，还是你们爱哭吧？我一次也没哭哩。大姐却悄悄地把人家叫出去，坐在门外的石头上，低声地说呀说，有时候说到半夜，她们才回来睡觉。

不知道为什么，她怎么偏偏对我那么厉害呢？人家都念一本本的大厚书，她却给我找来了小学的语文和算术课本，从一册到八册，很不客气地对我说：“除了看整风文件，你要抓紧一切时间，把这些课本读完，每一个标点符号都要学会，还要学会加减乘除，马虎一点也不行。”

看！我还没有长大，就有了一个婆婆。

我们住的这个村，正在闹反霸斗争，佃户们有了什么事儿，也来问她，她大步大步的迈着，去给人家想办法。谁家日子过不去了，她坐到人家炕头上，给人家出主意。连两口子打架，婆婆对儿媳妇不好，她都去劝说。人家谁知道她是从哪儿来的呢？她一点也不客气，就像到了自己的家一样。她只是一个县的妇救会主任，好像全中国都属她管着哩。老乡们看见她，眉眼里都是笑意。两个婆娘一面锣，三个婆娘一台戏；她和大嫂子们说笑起来，她自己就满够一台戏了。偏偏一走到我面前，她的脸儿也变冷了，声音也难听了，好像我上一辈子该她二百块钱，没有还她。她翻着我的笔记本说：“你把字写这么潦草！一笔一画的写嘛，还不会走路，就要跑。”

我可真有了气了，你们写字不都是哗啦哗啦一大片吗？怎么偏偏不叫我写快了呢？人家大小也是个干部哩，听报告的时候，就不叫人家记录个什么的？倒过去竖过来她都有理：“记录的时候，可以写快一点，回来一定要清清楚楚地抄一遍。”咱敢不听吗？人家是婆婆哩。

我们住的房后边，就是那条长长的小溪。它的两岸，有很